



今
全
卷

四書正解

論語子罕
卷之十五

044
460
10



明仁12
460
卷10

東京專門學校
論語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十

祁昌毅天祚

川陽吳基孫右彙輯

愛業門人范 掄俊升全校

汪繼堪子任

子罕第九 凡三十一章

子罕章全旨

此見聖教之所謹，通章要認。罕字非不言亦非常言，雖偶言亦不多。其罕言利，防學者趨利。此罕言命與仁，以學者未易及。此皆處世之深心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合參夫子有所罕言以為教者有三：一曰利，如几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若纔說着利，少間便使人生計較，計利則害義，故罕言之。不欲人之淪于卑汚也。二曰命，命原

四書正解

於天其理甚微非造道之徒不能知苟知未及而驟語之
反使人有幽隱之疑故與利而固罕言也一日口仁統萬善
而其道甚大非全體不見者不能至苟德未至而遽語之又
使人有躐等之患故亦與利而固罕言也此

析講處士大都是三者不言之固不可常言之又不可故罕
言之題竅似只在此也○蓋義之利不輕言即義中之利亦
不輕言○理微則難知言之恐人發臆道大則難盡言之恐
人躐等也○或問夫子罕言者乃放于利之利若利用出入
乃是義之所安處朱子曰利用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
便是放于利之利○玩語命之理微則此命字當以理言不
並氣言若氣數之命所以屬中人夫子亦嘗言之○道之將
行也與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凶之命矣夫之類是也胡氏
曰夫子答問仁多矣然亦言求仁之方而已○全體命即天道之
嘗言○命與仁即性與天道也仁即性之全體命即天道之
流行賦于物者中人以卜難以語上故罕言之意本虛齊及
慶源

達巷章全旨

此章當與多能章參看總是不貴博之意蓋人言
博夫子以執字對他博字蓋恐人務博而無所成
也觀謂門弟子五字可見射御策對成名說蓋射御極可能
名者也然亦只是註中承之以謙意蓋人非深知孔子孔子
亦不與之深言若認真夫子欲
執御以成名又是癡人說夢了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
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參序有達巷黨之人者私謂孔子曰大哉孔子平無不知無
不能誠博學也而惜其無所成名蓋汎兼衆藝下得以
藝稱之也
析講博學字始射御看本其深之詞惟太罕之云多能
耳蒙引聖人之大猶稱本未一以貫之黨人只說知未上
聖人翼註各非各舉乃各自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

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入僕所執尤難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且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博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參存疑夫子聞人美已承之以謙却犯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名一邊謂門弟子曰他言無所成名緣我不曾識一藝耳吾將何所執以成名乎天下有以御名者有以射名者將執御之事以成名乎執射之事以成名乎吾之中而為尤易然則吾將御而希習之矣蓋欲

名六藝之卑則謙而又謙之詞也析講吾執御矣以說執射較難執御較易執御但黨人之意蓋以學之博固可嘉而名之不成亦可惜欲夫子以一藝成名也夫子只認着無所成名而欲執一藝以成名承之真難也則得御而希習之矣蓋欲姑借以回答黨人且微示門弟子以吾道簡易欲其隨處求道而不在此博也時解有不貴執不貴名諸說皆與註皆不必從

麻冕章全旨

此聖人維禮之意麻冕變為純拜下變為拜上皆禮之變以可從引起不可從所以嚴上下之分非徒商下已之從違已也上節輕下節重○趙氏曰麻冕之變人心漸薄即拜上之漸也但制度文為之細猶可以盡時至于係乎三綱五常者萬世而不容易從違全在此處斟酌耳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形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參序子曰曩麻為布而緇之以為冕者古禮也今也改用絲為之較之麻其工夫省約而儉儉雖非禮然無害于禮手從眾而用絲焉不敢矯俗為也

析講麻績麻為布似今極細絹一般謂之細布冠者冠中之別類大約是朝祭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類大約是朝祭之服備考白虎通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所以用麻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不以皮皮太古未有禮文之服也麻者曰麻冕見六經則惟書頌命王麻冕黼裳魯士拜君麻冕纓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

參序臣之拜君必于堂下亦古禮也今也不待君之辭遂拜于堂上是驕慢而恭也悖禮甚矣雖違眾吾從拜下之禮不敢徇俗為也

析講太全饒氏曰先已拜于堂下而君辭之則是不曾受其拜故升堂再拜以成之孔子時君弱臣強徑自拜于堂上故夫子云然禮燕義云君舉禮于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顙酬酢畢則臣之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則君上之禮也自周夷王始禮之變由衆而成兩吾字與刺字對人有以一身轉移人心意

子絕章全旨

此章總見聖心之虛四者皆是私心本來心體原無此四者聖人完全此心體空然洞然何有四者要就聖人心中看出自然無私境界方與強制之學不同齋曰四者約言之只是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已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吏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心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自焉則與天也不相似焉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然識之不足以記此焉太大全大凡常人之心有私每有四者之累我夫子則違其本然之體而絕無是四者焉方事之未為也渾然不理不在私意揣測之私不萌也則毋意隨事順理不先期心常王之

見悉忘也則毋必及事之已為也過而不留無所疑蓋與物俱化也則男固大同不私一身蓋視人猶已也則毋我此心自始至終廓然虛公如鑑空水止非純乎天而不間以人者其孰能之

析論邪疏毋不也。蒙引本文無循環意集註推說只用前註。○朱子曰上章聖人處世之道此章聖人天理之統。王觀濤曰意字只是着意有意為不善同私也有意為善亦私也必是必定要如何必定要不如何回對通言時已移而心不移事已遷而心不遷使執滯不通我是私已亦不必是利已不願人只一念知有我在便是私已。胡氏曰意不可無然必根于理而後發此獨以意言則私心之發也意必在方有作為之先問我在已有作為之後

子畏章全旨

此聖人以斯文之興喪決此身之存亡而外患無所動心乃事天立命之學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編解前注未過陳過匡匡人以兵圍之夫子于是有戒心蓋遇變而慎重之意非懼禍也新講顧麟士曰顏冠孔子弟子陽虎暴匡匡常與俱匡人有簡子者以甲士圍孔子也大全馮氏云匡宋匡。畏乃做戒非懼禍也亦有愛道以愛其身之意

曰文主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參序時弟子之從者不能無懼故夫子解之曰道每因文而顯亦必得人而傳昔堯舜禹湯之統傳之于文王今文王雖既沒而其所傳如禮樂制度之文不在於茲乎文既在茲則吾身之存亡斯文之興衰係之矣析講大全胡氏曰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皆天也紂能因文而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文即是道照注謙詞有極明不必過為分別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

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參序夫斯文與喪有天意存焉使天之意將喪斯文而不傳于後也則我後文王而死者天之所賦必有所靳將不得考述其禮樂條明其制度以與于斯文也今我得與于斯文是天之意未欲喪斯文也則予之一身禮樂制度所由係天必為斯文計而默祐我矣彼匡人者其奈之何哉此我所恃以無恐也而二三子又何患乎

新講大全金氏曰周末文武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集群聖之大成斟酌損益以詔來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得與斯文也語類言在茲便是天未喪斯文後死者死字對上沒字問孔子以道之興廢行之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已曰道只是有興廢却喪不得如

節總言斯文在已則本意亦在已見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已也陳新安曰道者禮樂制度之本禮樂制度者道之寓道無形體顯設為文而後可見耳曰文在茲者言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士典章吾知其因革責任在我有不可得而讓也不曰喪已而曰喪斯文蓋已之身即斯文之所在也

太宰章全旨

此章當以太子之言為重太宰論以多為聖子貢亦未離乎多夫子明多能不足貴曉太宰亦以曉子貢也未節辭是証少時多能而不多之旨疏見矣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

平聲 孔氏曰太宰官名或與或宋未

可知也與者疑辭太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參存疑太宰問于子貢曰夫子其生知之聖人歟不然何其禮樂射御釣七職較之類無所不通而多能如此也是太宰謂多能則聖也

析講太宰與黨人之見略同然黨人之本夫子其詞決太宰之聖夫子其詞疑其識見較淺多能當不得才乃求之末事

也。杜氏曰春秋時以太宰各官者惟吳宋與魯耳吳有大宰魯宋有太宰華督華督與孔子不同時疑此太宰即吳也也吳與魯會稽魯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太宰而亦當在此年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講若不敢知之辭望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參存疑子貢曉之曰子以多能遂是盡聖乎之夫子為人固是天放縱之而不為限量使之有那等才德殆將次造聖人之極是以聖無不通又如此之多能也不論在子多能也析講註聖無不通正是解又多能意當安在多能上。蒙引固字不必做實字解與又字相應。朱子曰殆庶幾也如而今說將次。縱字要認蓋不但使之生知安行而且縱之以知至行盡也若但云生知安行凡聖人皆然矣重天縱句末句只帶說聖以才德兼備言聖無不通所該者廣而多能特無不通之小事子貢之言已說得好但亦似謂多能出于天因以曉之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予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參存疑太宰以多能為聖此全不知聖人其言非也子貢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此智足以知聖人其言是也夫子皆聞之不敢以聖自居又恐人以多能為尚乃自明其意曰太宰謂我多能却知我多能之故乎我這個多能亦有其故不是聖也益吾少也未為世用無位而微賤故無行道之責得講習衆藝而多能鄙末之事耳然君子所重豈在多能乎哉君子自有執要者存而不在多能也然則以我為聖固不敢當而以聖在多能尤失之遠矣析講君子多乎哉二句不是謙詞特以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以此曉之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特以之率人則必至循秉志本尚才業德矣露出君子字直避聖字也。按註意則

故多能鄙事，中多一折。與之兼聞，兩人之言也。不說賜知我，而曰：「太宰知我，是不敢以天縱之聖自居也。」口中雖說「太宰知我」，言外便見得「太宰不知我」，所以多能之故說個多能鄙事，恐人遂以多能為聖也。此三句正打着兩人之言。君子多乎？一句又另是一意。蓋前三句是謙已，後一句是誨人也。南軒張氏曰：多能雖不害其為君子，然為君子不在乎多能。

宰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宰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宰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參淺說：夫子之言如此，而琴亦曰：「夫子嘗言吾不試故藝，此亦夫子少也賤，故多能之意也。惟不試而習於藝，則藝豈君子之所貴哉？知夫子之所以聖者，宜有以得其本矣。」析講此節，門人記夫子之言，又以琴之言實之。○問：吾不試故藝，朱子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得小小技藝，若使其見用，便做出大。」

吾有章全旨

此章只重無知，上節夫以下，總是申明此意。蓋因其無知也，兩端以作所問之終始，本末看。方與叩其字相應，而上下精神俱該在內。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且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眾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眾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知兩端竭焉，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合參當時必有稱夫子無所不知者，故夫子謙以辭之曰：「天下之事理無窮，人之聰明有盡，吾有知乎哉？實無所知也。」

但五平日教人必盡其誠不待上哲而後告也即或有鄙夫來問于我在他雖是空空如也却不敢以其愚而忽之所以告之者務必罄吾所知就其問之所及發動其兩端之理而無一之不盡焉人見我之諄諄誨人遂以我為有知日我不過因問而答果何所知耶

析講此聖謙已之意然能叩兩端而竭于此亦可見其無不知矣○大全蔡氏曰兩端屬鄙夫叩其兩端而竭是叩觸其端端因而竭之以鄙夫之解解鄙夫未常益以我之意見正以明其無知也○淺說竭兩端只是言之盡耳蓋其言之發難就鄙夫之可知可行者言之而要之至理亦不外是也按夫子意猶云人或見我之告語詳盡而遽以為有知云耳我何有知哉○竭字不重教人無隱上重在胸中無復餘物之意與無知相應○人必于事事物物之理無一不曉方可稱得有知夫子雖無所不知却不敢自恃其知故曰無知註中謙言二字宜玩時解說向心體空然洞然虛靈無意上失之遠矣空空如狀鄙夫之無能貌兩端猶言頭尾竭兩端意徹頭徹尾都盡也曰其兩端者蓋鄙夫每問一事則此事之舉動即具端矣而盡言之類是也

鳳鳥章全旨

夫子非思鳳與圖也思伏羲舜文之君也既無聖君則無人用夫子而夫子之道不行矣矣得不嘆吾已者正是吾已之心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氏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參序子曰古有聖王則鳳至圖出蓋治世之休徵也今鳳鳥不復至河不復出圖吾其終已矣夫其有用我者而道其不行也

析講大全輔氏曰聖人之道行則文章著見于外禮樂制度之類也而鳳至圖出以兆文明之祥鳳以其文采圖以其卦畫也○按通義來儀謂來舞而有容儀也書在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其數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入居左四九居右五居十居中○河圖之序自北而東左旋而相生然對待之位則北方一六水尅南方二七火

西方四九，金見東方三八，木而相尅者，寓乎相生之中，益造化之理，生而不尅，則生者無從裁制，足見河圖生尅之妙。

子見章全旨

敬愛之心感于內而作趨之容見于外，有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者，聖人至誠故表裏皆如此。

子見齊衰者，見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

之必趨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裝，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參序記者說：吾夫子平日見齊衰而有喪者，見衣裳而有爵者，與瞽而不成人者，夫子或坐而見之，雖彼年少于我，我必作焉。夫子或行而過其前，則必趨焉。因其可哀，可尊，可矜，而改容禮之，不因其少而忽之也。仁孝敬愛之心，不積于中，隨感而應如此。

行通見之也。○子見二字，包下見之過。之見之內，含得坐字，與子見不是復文。

顏淵章全旨

此章是贊聖道之妙，總是顏子得力，追憶語首節。與聖道之妙，次第言聖教之有序，末節言其學之所至而益見聖道之妙。○國外胡氏說：不可執益纔說，先難便以首節為顏子用力處了。纔說後獲便已得了，與末節朱註顏子序言其學之所至，一句相背，矣不知顏子此贊聖道之華欲從之，未由也。匹之時，故不覺其喟然，首節形容聖道之高超，若終非人力，所可至者，仰鑽瞻忽就，顏子見道說不可下以仰鑽瞻忽就，實用力，說用力都在欲罷不能上。顏子一得夫子之教，便去着力，及着力之盡，又到着力着不得處，故益見聖道之妙耳。○朱子曰：高堅前後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後來得力之效驗也。○仰鑽瞻忽是一個關節，如有所立卓爾，又是一個關節，不是夫子循循焉誘便高堅前後終無下手處，惟其如此，所以過得這一關，博了又約約了，又博恁地做去，所以欲罷不能。且于如有所立卓爾處，見得大段親切了，那末由也已。節却是着力不得處，博文約禮是着力得處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

焉在後

喟苦位反
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黎大全顏淵學既有得因喟然而歎曰甚矣夫子之道之妙也始吾于夫子之道蓋常欲多方以求之矣以道為高也而仰之則升一級又有一級仰之益見其高以道為堅也而鑽之則透了一層又有一層鑽之益見其堅瞻之若道在吾前正欲勇猛趕一則忽又在後而我又蹉過回兀窮矣哉
析講大全朱子曰顏子仰鑽瞻忽不是別有個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大過了若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仰之一句是無窮盡瞻之一句是無方體高堅是說難學前後是說捉摸不得總是形容聖道之妙起初全無入頭處非道真有所謂高堅所謂前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
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合參夫回之求道如此其艱而終未有捉摸處幸夫子之設教則循循然有序而善于引入之進焉道之散見于事物者則為文又有不博則無以見道于萬殊夫子則先博我以文教我致知格物可以辨別衆理而居之不偏道有規矩準繩者則為禮禮有不約則無以會道于一本夫子則隨約我以禮致我克己復禮可以操存依據而動
皆有則使我以身體之切寔用功如此
析講大全馮氏曰夫子教人之法皆然惟顏子求道切認道真可以見夫子之為我設爾○文不止詩書六藝凡萬事萬物燦然發見者皆文禮即克己復禮之禮體此理于身而親聽言動皆有規矩便是禮文即是禮之散殊禮即是文之統會學問必究其理是曰博文凡事必循其則是曰約禮博文

條相多事，事都去，理會禮只一個道理為博文歸宿處。○以
文來教便是博，我以文以禮來教便是約。我以禮博我約我
就聖人設教言文與禮就吾身知行言博約以先後言方見
有序意蓋博先于約既非徑約者之寡陋而無得博繼以約
又非徒博者之汙慢而無歸故曰循循善誘。饒雙峯曰先博
我以文以開廣我之知識然後約我以禮使我于視聽言動
上皆由于規矩準繩而所守得其要。○朱子曰所謂循循有
次序者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
文約禮中各有次序先後淺深此說更透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

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
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
平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窮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
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
子所以未達一聞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
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
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
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
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等所聞行所知如
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
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其由也已蓋不
息所從必求至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
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將乎

參金氏回也敬領夫子博約之教日從事于文禮之中百倍
其功交進互發日見趣味故悅之既深雖欲罷其博約之功
而自不能已博之又博約之又約凡吾之才力所可用者既
皆竭進無餘及其人也義理昭明本心純熟向之高堅者今
皆識其大本前之瞻忽者今皆識其定體凡其處已治人應
事接物雖精粗巨細萬變不同莫不各有不偏不倚無過不
及道理如有所立于吾前而卓爾可見者當此時豈不欲盡
力以求至于從容中道之處然勉可以力而几化不可以力
而進雖欲進而與之為一其由也已回也將聞勉焉不能已

矣

析講朱子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于此以爾時萬變處有
 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親切不似向來無捉摸處○
 金氏曰其曰如者非謂似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
 形象求達者自悟眾人固不識也故以如言之○卓立主見
 得真言此見得又不是徒知而不能行即是在日用行事間
 體認得真也但不能如夫子行得純熟耳○未由不是休了
 不用力只是工夫比前更細循循養將去○王觀濤曰卓爾
 欲從未由俱指定夫子之道說不是泛說道立是立在前猶
 與我為一也從是眼上去與之為一也要把卓爾未由連看
 勿斷方得其趣蓋此時分明見得却又着力不得所以為深
 知其妙言外便有勿忘勿助以俟之意不可將末二句輕看
 ○顧涇陽云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至高至堅忽前
 忽後非即所謂神焉者乎然其道不過一以貫之之道而已
 一散於萬殊必觀其會通故須博一具于吾身必行其典禮
 故須約日從事于博約則善無不明身無不誠所謂殊途同
 歸時措咸宜之理確有真見如為臣知其何以忠為子知其
 何以孝當行知其可以行當藏知其可以藏時中之道固已
 知之明而守之固是謂之卓然猶若擬議未化稱持欲從而
 非從欲未能與之為一故曰本由也此所謂大而將化焉
 者進此則神不可知矣○此節言得孔子夫子之教故見道
 既真而化終不可為也註中悅之深處欲能知力之盡點竭
 牙何所見蓋親臨卓立句無所川其力點欲從末由句欲罷
 二下句繫承博約來所謂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自是欲
 毛不得也所立卓爾謂日用事物間此個道理的有定在與
 高堅前後境界迥然不同但猶出于力索不能如夫子之從
 心不踰耳○存疑既竭吾才即下學之功已盡到此時凡聖
 人所能知能行底都無不知不能了所爭者猶有思勉耳

子文章全旨

此章見夫子之素位而行首節是子路
 尊聖人之過下二節既責之而復變之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
 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命為疾甚曰病子疾病子路懼其不謹而豫為之計以夫子
 嘗為大夫欲使其弟子為家臣以治其喪不知夫子時已去

位無家臣是未知所以等之之道也
析講麟士云大夫有家臣以治喪事蓋以別祭者多故各分
職以治之士庶人則委之干親及古者孝子不治事也○直
解云門人是子路之弟子觀使字可知胡氏曰此心天子失
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死子備久矣大
夫老而致仕後得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

欺欺天乎間如字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
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
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參序及夫子病少間知子路之說乃曰久矣哉由之所行不
循實也我今既去位已無家臣矣而乃自以為有臣吾于
誰人而能欺之其將欺天也乎何由之行詐而
使我蒙欺天之罪也則家臣不當有也明矣

不備道型相心亦不知其為詐然則其所以欺天乎
為知只有二毫不義便是詐也○麟士云誰字指人對天字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
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木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
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簣曰吾得正而
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
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
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識則用智自
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存存自陷於行

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合參然家臣非惟不當有亦不必有也且子與其以非禮自
處而死于家臣之手也無寧二三子為我治喪而死于其手
之為安乎是有臣不足為我重也且予縱無家臣而不得以
君臣之禮大葬有二三子在豈至死于道路終葬而不葬乎

是無臣不足為我輕也。由何不深思之矣。

析識麟士云：上節言家臣之不當有此節，言家臣之不必有。與其死于一句，言師弟之情較君臣為更切也。○此節以兩且字作轉，亦當平讀。○君臣禮葬，君字疑，謂孔子也。古時為大夫者皆有家臣，治其家事，死則為之治喪，死以臣事君之禮。

有美全章旨

此章見夫子出處之權，美玉喻君子之抱道藏沽。設兩端以問，意重在沽，善價亦說得，好但病在一求字。則于沽似急，于玉似輕。故夫子以待字換他求字。夫子之意亦重在沽。第二云待買何等，從容何等，自重可見。夫子之心未嘗一日忘天下，亦未嘗一日徇天下。真得時行時止之道者。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和粉反。匱，徒小反。賈，音嫁。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在，故設此二端。曰：君也，和粉不，欲仕也。韞，猶藏也。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術玉而求售也。○夫子貢疑夫子不仕而設問，曰：美玉天下之至寶也。今有美玉於斯，將韞之，匱而藏，諸求其善價而沽。諸子曰：大寶也。公諸世，不可以言藏也。沽之，諸之，我但有意求沽，則人將輕視而不以為寶。我國以待夫善賈之自至者也。若待賈而買，不至其不沽也。又何怪哉。夫子用行舍藏之大權，于此可得其概矣。

析識大金輔氏曰：沽之哉，二句見理，則當沽而意則不求。沽也。○陳氏曰：待賈者，安于義命之正。求賈者，涉于奔競之私。○夫子之意，重在待字。見得賈之既至，則從其沽，而非術玉以求售賈之未至，則不急于沽，而亦非懷寶以自私。不然，價在人而我求之，則急于沽，而所損者多矣。待賈正所以善其沽，無兩層此句便實。個用行舍藏意在內。○沽之哉，兩沽字對上藏字。言玉之不終于藏也。待字對上求字。言沽之不可出于求也。

子欲章全旨

夫子道不行于中國故托居九夷以傷之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垂博溥海之意參大全夫子見道不行偶發欲居九夷之嘆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參大全或人未之喻則以為真欲往也曰九夷之俗服左社而言侏儻鄙陋甚矣如之何其可居也夫子不明告之而但據理答之曰君子居夷狄自有行夷狄之道陋在彼不陋在我且用夏變夷陋習自可化矣何不可居之有折講問何故不化中國朱子曰但時君不用不得行其道耳

吾自章全旨

此夫子自敘正樂之功也只重正樂上不可分詩與樂並說詩即樂之章也反魯下當先點出正樂意然後二句始舉其成功言之若從正樂而言必先正詩方而樂在則雅頌各得其所以正是追想成功處惟樂正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合參子曰詩樂在魯久矣然殘缺失次每多不正吾嘗周流四方考之周禮之所載參之列國之所聞訂之既詳驗之信故自衛反魯之時特為釐正殘缺者補之失次者序之然後樂之聲音節奏悉歸于正而其中雅頌之詩被之管絃奏之宗廟朝廷者亦各得其所而不相混焉雅頌得所而樂無不正益可知矣

析講朱子曰是時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者為三百篇于是雅頌各得其所存疑本文先說樂正後說雅頌各得其所則其所在樂與語魯太師及師擊之始章一意詩特其樂章樂註曰謝樂從頌辭也○得所當看各字不但雅頌于朝也于廟為得所而雅與雅各不相混頌與頌各不相混乃為各得其

所也。○蒙引古者宗廟朝廷房中之樂各有篇章不相淆亂如齊武不拜湛露穆叔不拜肆夏以其非所也夫子則別之以類序之以義如王朝侯朝當歌何詩王廟侯廟當歌何詩各各不紊有名分井然意○張南軒曰獨舉雅頌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聲朝廟所不奏二南亦也用之房中耳故正樂只言雅頌○魯襄公四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晉侯使子貢問之穆叔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不侯也使臣弗敢與聞○竊武子聘于魯晉宴之為賦湛露武子不答賦曰王宴諸侯則賦湛露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賦之其敢于木禮以自取戾

出則尊全首

此夫子謙已諷人之意欲人之不忽於卑近也四者庸德之行視之若易然行之無憾是難蓋出則三句是于天理之當為者求盡其道不為句是于人情之易動者不論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

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訓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合參子曰人于日用倫理之間皆有其最切者不可忽也如出而在邦則有公卿之事也則盡其忠願以明貴之之義入而在家則有父兄之事也則用力用勞以盡親親之恩喪以盡死人之所易也則內盡其哀外盡其禮而不敢不勉酒以合歡人之所易也則內不亂德外不失儀而不為所困此四者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非德盛禮恭涵養熟練者不能也反之于

我果何有哉此聖人謙已誇人如此

析論健筆曰事公卿父兄事生之禮喪事死之禮不特三年之喪如期功緦麻之輕者皆是三件是大節不為酒困是至小底然亦甚難○困其性也不以事

子在章全首

此言道體無須臾之或息示人體道亦宜無須臾之或息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

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參大全夫子偶在川上會諸心而形諸嘆曰天地之間往者前而已去底來者後邊接續去底逝而不已者如斯夫自晝至夜無有停息也人可不察其本然之體哉
折講吳氏曰逝者不指水斯字方指水○水之流行不息亦該在逝者內但逝者不指水說吳氏之說須善會之○逝者二字指化機說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天地間一切氣化流行何嘗有一息停止但其機隱微惟水之流行不息最為易見故指水而發道體以示入夫子蓋自視川流心想道體而嘆水正嘆道也但在夫子口中道字水字俱渾然不露為妙沈虹野曰水之流行不息

如道之流行不息與萬物之生不息同○朱子曰與道為體四字是蓋物生水亦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者也○陳氏曰欲學者于川流上察識道體之自然不息而法之以自強不息此又發言外意○蒙引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不可作兩截看含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數句乃得逝者如斯之意註中天地之化數句所包甚廣陳新安曰必有來者續方見道體之無窮使往而不續則其幾息而非生生之道矣

吾未章全旨

此只嘆誠于好德者少言外有令人自負之意德兼人已好德如好色只真誠意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色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參序子曰人所得于天之正理是為德此固人之所同有而亦人之所當好者也乃吾觀人情理念衰欲念萌未見好德之誠有如好色者也使易好色之心以好德又何德之不成哉

譬如章全旨

此夫子借為山進止之機以警醒學者兩吾字最重見進止皆决于己欲人之以止自戒而以進自勵也正意各宜審明在譬如上下俱就為山說方得口氣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

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求位反 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益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友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合泰子曰人之為學貴求其成譬如築土為山其未得成者但少一簣之士耳其為山亦甚易矣乃忽然而止焉其止也非有阻之者也吾自止也人之自怠而弃其垂成之功者何以異此人之為學勿憚其難譬如平地覆土為山其所加者必一簣之士耳其為山亦甚難矣乃奮然而進焉其進也非有促之者也吾自往也人之自奮而不安于卑近者何以異

其機總決之于一已學者則不疑特一進則未成之業皆可圖而析講陳氏曰語有三十四章總如詩不義之比此止言為山而未嘗言為學然為學之意見于言外此外松栢與力苗秀章是也○按此章雖未明言為學然頭下兩譬如則為學意當補說本文之上以與松栢與力苗秀小不同也○兩說一簣先說止而後說進亦聖人絕妙鼓舞○王觀濤曰止則惟吾止耳豈曰機將成而莫禦哉進則惟吾往耳豈曰機尚淺而難圖哉益謂其皆聽于吾之使然而不聽于勢之自然也

語之章全旨

夫子以體教之身獨歸于正以勵群弟子也不情在力行上但由于心解惟其深潛純粹聞教而能洞然故體教自然不懈上句寬說下句左歸回上

子曰語之而不情者其回也與

語去聲 與平聲

情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進次頓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情此群弟子所不及也

參大全子曰受教者聞言而半疑半信若有若無安得不情若夫語之以道而心知而力行之自然止不得者其惟回也

與回與可謂不負吾之教者矣

析講此節五順題講不可倒提顏回○註心解悟也力行也若不曾理會終難不歇脚講之不情全是悟之透徹方能行之不情如晝寢者自盡者總是一情字顏子之心解如聞知十無所不悅是也顏子之力行如欲罷不能請事斯語是也

情乎章全旨

此情顏子有進學之功無自棄之失亦勉勵門弟子之深意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

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參序子一日追思顏淵而謂之曰惜乎其數子為學吾但見其進而不已也未嘗見其止而不前也使天假之年其成就為不小矣不幸而死不及見其成豈不可惜哉

苗而章全旨

此夫子成人廢學意也二句語意須歸實上去方得字益苗期下實學期于成一也兩有以夫說得此之故正意在尾補出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此華曰秀成穀曰實

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參大全子曰穀之生也自苗而秀自秀而實亦為有成苗固

有可秀之理今或自苗而不秀者有之秀固前可實之理今

或自秀而不實者有之此必有所以致之者矣美而

不成亦何為哉然則人之為學不至于成何以異此

析講有實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已秀而不

實者也○至觀禮曰不秀不實端重人力不到不兼天時

後生章全旨

此是策勵後生處只作一人看曰可畏明望以勉勵之曰不足畏絕聖以儆戒之無非欲其及時以

進修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

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

於處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其辨可畏矣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身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合參子曰人之後生者真有所畏年富則為學有百力強則為學有資若能進而不已則為聖為賢皆未可量焉知其將來者之所成不如今日之所期望也此其所以可畏也苟以年少為可恃不能勉善而自失其時以至於將來四十五十之年而道德無聞于人焉則年之富者今已邁力之強者今已衰進脩無復可恃終為庸人之歸矣
斯亦不足畏也○後生其及時自勵
析講來字今字俱當指後生言註我之今日當融會之○此亦為後生而發非以四十五十限定人也○為知句是言將來積學之所成就得如今日之所期望也有限他不得意此正足上可畏意無聞言不以善聞重道明德立上個重名譽玩末句小字正與首句相應蓋後生之可畏正以其能積學而有所聞也○後生之可畏者亦不足畏矣失其可急情有令後生惕然知儆也

法語章全旨

此見聽言當實受其益也二為貴俱是實受其益
希上句為聽言者舉下二句為聽言者儆然要
在改與釋上觀兩貴字可見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釋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尚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釋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揚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司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釋矣從且說矣而不改釋焉則是終不改釋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泰序子曰進言固當因人聽言必當處已如我見人有過將
法度之說切直言之則謂嚴義正聽者必肅然起敬彼欲無
從能乎然非徒從已也則心上悔悟自改其非這纔是能受
直言乃為可貴見人有過將異靡之意與婉言之則情順氣
平聽者必怡然無拂彼欲無悅能乎然非徒悅已也即不敢
忽畧自彙釋其微意之所在而感悟自新這纔是樂聞善言
乃為可貴若悅矣而不繼從矣而不改則終無自新之望吾
不能于法言異言之外別為一術以傲之使之去
惡而遷善矣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此深絕之辭也

析講朱子曰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
奏可謂從矣然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向從如孟子論好
色好貨齊王豈不悅然寃不思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積倉
累糧之實也○從是諾于已改是體于身說承順于外釋
是玩索于心法言者人有不善而我戒之非為也據理而言
人方屈于理之不暇安得不從異言者人有未善而我導之
使善也言既有理而又可聽安得不說此說與從其事操之
進言者必改與釋方見聽言者能實受其益處改者依吾言
而改也○法言異言俱是規過亦警捐君友不單作諫臣講也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問而逸其半

三軍章全旨

此夫子教人立志○以上句形下句須于
可奪處勿說容易了方顯得不可奪意出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已故帥可

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參集解子曰天下貧者難憑在諸已者足恃如三軍之
衆勢至難犯然其勇在人苟人心難則謀敗氣摧其將帥
可奪而取之一匹之夫其勢似微然其志在我苟堅守其志
雖生死利害不可得而奪之也蓋志者中有
所主其人莫與焉者也故人可以不立志
析講匹夫對上三軍看猶言一人也匹夫之志雖是好的下
邊亦且淺淺說○志與意不同意是發動處志是存王處夫

子所謂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其可得而奪乎如可得則豈足以爲志哉○大全張氏曰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渝如處人非招不往之類若守定私意則是失其所至非志也

衣敝章全旨

此章俱是進子路于藏也前一節因其可進而與之末一節因其不求進而即之總是進之之意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

也與

衣去聲緼糾紛反務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泉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參序子曰貧富相形之際人易動心若自己衣着敝緼之袍與那衣狐貉之人並立而此衷漠然不以已不若人爲恥者其惟我何由也歟

析講緼袍狐貉本非實事然亦見相形精細處註衣之賤衣出蓋可與進道即下何用不藏意也

不伎不求何用不藏

伎之反

伎害也求貪也藏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伎弱者必求

參序由之識趣高明如此則德不以貧富動心而可進于道矣詩云人若能不疾人之有而有伎害之心不恥已之無而有貪求之心則外物一無所累用之進德

修業何所爲而不善乎吾仲由之謂也
析講此正美子路可與進道之意○伎求根取字來伎者取之激而爲忌嫉求者取之過而爲希冀○王觀濤曰謂之日

用可見道中還有許多作用不止于處貧富之一端但由此克之即可事事盡善耳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藏

終身誦之則自喜共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

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本病。善心不存，益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入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參蒙引：夫子美子路如此，益欲其出此而進之，非欲其終于此也。子路聞夫子與已若將不伎不求之言，終身誦之焉。夫學先要不以貧富動心，有真內斂外之意，然後可與進道耳。若揣挾此爲能，則有所局，無復廣大之理。故夫子與之日這不伎不求，是道也。特進道之始耳。何足，以言盡善哉。由也復求進焉可矣。

析講首節：註云子路之志如此，云云，可進于道矣。須看可，以進道意。下文何用不減便是。此意此言何足以減，都以其不復求進于道也。○終身誦之，謂天下之理止于是，而吾人之守不可易也。此便不復求進于日新之道了。夫子因言是不伎不求之道也。何足以減，此即借何用不減之語而反言，以進之。見得道有至極處，由此進進不已，而求至于其極，可也是道。指不伎不求，言與註中道字不同。蓋求進于道，道字

猶云不伎不求，誠進道之基。然但可爲托始，而未可爲誦極也。

歲寒章全旨

此章見君子之志節異于衆人，而慨以知君子之晚玩，然後知三字可見後彫，只是不彫，言不與草木同彫也。知松柏之操在歲寒，而後見，則知君子之守在干利害事變之際，而後見矣。守兼志節，言通節不脫詩之比體，正意宜未後補出。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合參子曰：時窮則節見，猶春夏之交萬物蕃茂，雖有堅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歲暮之時，重陰沍寒，生意憔悴，草木成彫，而松柏猶蒼然不變，然後知其後彫也。夫事變之值，君子之歲寒也，而志節之堅，君子之後彫也。不遇歲寒，無以別於

栢不遇事變無以見君子然則君子其人中之栢栢
析講陳氏曰後彫雖待歲寒而後可見松栢之有心則貫四
時而有常托物以比君子其意深矣○按范氏註意夫子口
中並不宜直露

知者章全旨

此表知仁勇之心體不惑等各就其心體無累處
言之勉人進修意在言外蓋心體原無障蔽無事
繫無委靡惟知仁勇的人能全其心體在可憂可戚
可懼之交于前畧不為動成德之人分量自是如此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
憂氣以足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合參子曰人之不免于疑惑者凡以見理未明故也惟夫有
智之德者見理既明則事物之交凡是非所否坐而照之有
餘矣夫何惑人之不能無憂慮者凡以私心為累故也惟夫
有仁之德者私欲化而依于理則理所當然雖貧賤患難安
而處之裕如矣夫何憂人之不免于恐懼者凡以正氣不充
而處之而動心矣德者何懼者則至人至剛雖大節重任

析講蒙引此學之序也這一句是對後仁者不憂章說蓋後
章是成德以仁為先此章是進學以知為先所謂誠而明
而誠也○問何以勇皆序在後曰未後做工夫不盡轉此方
是勇○此知者仁者勇者皆以成德言但以知居仁勇之先
謂學之序耳非以知者等俱為進學之人也○憂或懼俱以
心言要說得細○註中明足燭理等句解知仁勇最明白不
惑謂事物無遁情也不憂謂無入不自得也不懼謂當事變
而不震撼也本文只就知仁勇之成德言所謂序者蓋必先
明理斯去私欲無私欲斯不屈于物也可見學者之正道始
以知而知之中以仁而體之終以勇而強
之則知明行至久而不息而道全于我矣

可與章全旨

此望人以造極之學履重權上必至能權而後人
品學問方極其至道言未可與者正欲人由己至
以馴造其未至非徒
言難以阻人之進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

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本
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
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
義也○楊氏曰知為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
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
曰易九卦終於與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
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
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
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
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
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泰存○子曰人之所至有高下君子亦當隨其高下而與之
如人心慕吾道而志于學是知所以求之也與共學矣然
或未能的見吾道之美而勇往以從之此猶不知所往是未
可與適道也能勇往以從之而可與適道矣或不能不因物
而遷是未能因時而變未可與立也學至于固執而不變
輕重之當然以合于時措咸宜之道則是未可與權也學至
于能權然後可以通天下之變而周天下之用矣
學者可不因所至以求所未至以為可與之地哉

析諸大全朱子曰可與未可與此只是大綱如是○可與未
可與乃比量之辭王施教說者不是謂是夫子與之者太泥
只是沈論學者造詣各有深淺而君子與人不可強所未至
便見得學者當步步趨進一步直造乎其極而後已乃夫子
勉人意也○可與共學是志趣已真知求正道但未曾用實
踐之功而由乎斯道之中故未可與適道適道則已能行得
矣但未實得于已而守之不遷故未可與立立則見得真守
得定不為外物所奪斯道已為我有矣然有執守意未能變
而通之與時宜之故未可與權○程子曰反經合道為權公

羊唱之何休和之古人多錯認權字總說權便是變許不知
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其輕重使之合義是也朱子曰經只
是大經大法正當道理而已所謂權者于精微曲折處盡
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權即經之要妙處也非能
密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與權也○權字不對經言對經言則

流屬處變矣此權字乃時措咸宜之權如孔子聖之語便
○權是時中不中則無以為權矣○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
用那義底○權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固當用
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務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
深根固蒂時便要他去他適為所害這裏斟酌時宜便知爾彼
急淺深始得○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翼註可與
言可與共為此事也然意不重共為上只重彼能
為此事耳未可不是終不可與只就目前言之

唐棣章全旨

此夫子借詩以著近思之學詩本是思人夫子借
其言而反之則主思理說不宜露出只暗切理上

為妙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棣大
詞反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橫動
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起
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參此逸詩有云唐棣之華物之無情者也偏然其反而猶苦
有所感而動也况我之于爾人之有情者也豈不思乎但要

析講大全陳氏曰詞意無礙仰態東坡以為思賢之詩亦或
然也○此節是記者因夫子借詩以勉人而先舉詩詞如此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首
快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
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
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參序夫子借其詞而反之曰天下事不慮其難致而思其不
求今詩既云思而復以遠為患自我言之彼殆未之思也天
下之境亦何遠而不可致之有于
古以上萬里而外一心之所通焉耳

析講大全陳氏曰詩謂爾思以思其人言于室字知之夫子
所謂未之思以思此理言理之所在思則得之何遠之有不
思則不得始見其遠耳○二句緊相承勿于未之思也下加
此一思之一轉何遠句只翻弄不達的意思而所以不遠非
勿道破令人深
思而自得之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

視而詳記之尹氏曰其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
容貌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
事宛然如聖人之在自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
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
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孔子章全旨

鄉黨一篇總是說夫子動容周旋中禮無非盛德
之至自然而然意此二節則記其在鄉黨朝廟言
貌之不同也夫子在鄉黨非不言而似不能言在宗廟朝廷
則當言必言而猶謹于言玩于字其在字便見時中之聖○
此章重言不重貌言貌者言之貌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恂
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
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參序聖人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門人審視而詳記之可謂
善學矣首記之曰吾夫子盛德在中而著之言貌有隨在可
徵者焉孔子在鄉黨但見其言貌之間恂恂然信實而溫恭
未嘗以賢知相先似似不能言語底一處蓋父兄宗族之前
其禮恭而詞簡有如此

析講恂恂一詞中說下為恂恂然其似不能言也與斷斷
今無他技一樣文法恂恂是信實而簡默光景故以似不能
言句足之○太全輔氏曰似不能言者所以形容信實之意
大凡人纔信實則言自簡然况聖人之表裏真如首○恂
恂虛而似不能言是觀註將謙卑遜順不
以賢智先入實意於在似不能言內可見

其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

朝正通反下
同便旁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
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
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參大全若其在宗廟朝廷則有不同者在廟則其問禮法
使可以識制度文物之精微升階揖讓之委折在朝則極言
政事使上之所布者不悖于理下之所受者不彼其言益便
便然言之明辨但其言一出于敬謹而不放爾尊親異地而

言貌亦殊非時中之聖熟能之
析講麟士云似不能言句足拘恠句唯謹爾句足便便句○
宗廟朝廷皆指魯說○翼註便便言句重准透爾句輕但謹
而不放爾未嘗不言也

朝與章全旨

通章記夫子在朝之敬朝字截提起作胃上節
是接下之言曲而當下節是事上之容恭而安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侃苦且反
誾魚巾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大夫視朝大夫
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參直解夫子在朝時君尚未視朝也夫子與同列下大夫言
是日是非日非當言即言正辭斷義毫無委曲侃侃如而剛
直也與上大夫卿尊十已者言從容委曲不至徑情直遂而
其中持正不阿默寓箴規之意
則誾誾如和悅而諍理宜然也

新講麟士云朝字活看謂夫十之在朝也當與君在朝
知此為君未視朝時也視朝則不當歷位而相與言矣○侃
侃是明行其直誾誾是統行其直總是一個直字○君未視
朝乃群臣待朝之時正彼此可以議政之際故有言二言字
皆指商確政事說侃侃者是是非非無隱諱也誾誾者異願
之中規諫存焉也○王制大國三卿次國三卿小國二卿皆
下大夫五人馬氏曰天子六卿而大國三卿乃其親之屬也
大夫士乃其三卿之屬也則以下大夫視上大夫真不可直
遂矣後方氏注云諸侯有上下大夫無中大夫而卿即上太
夫則謂有中大夫者自為天子之制○周官冢宰太宰卿一
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
人則天子有中下大夫而無上大夫

君在跋踏如也與與如也

跋子大反踏子大
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跋踏恭敬不尊之貌與與成儀中適之貌張子
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
下之不同也
參大全及君既視朝在堂上也夫子極其恭敬則心懼而見

之身者，踧踖如而不能自寧也。但常人過于矜持，未免失之拘趨，而夫子威儀動容，却又從容而安適，與與如也。此其所以為為聖人也。

折肱，麟士云：事上謂君也，對君則首為下，故曰接下。○踧踖，皆從足，蓋在跣立上說，而實包一身容儀言。蓋敬君之至如立不寧也。與與，陳氏所謂得其中，而且安適也。踧踖，二句文平意申，蓋與與即是踧踖者從容而無失措，合看即恭而安之謂也。

君名章全直

君名，句是總領提起，謙賓主，夾際國體，係重輕。那規敬舉，夫子節節中禮念念在君，甚有重視。召之意，所謂事君盡禮也。首節被命之初，中二節行禮之時，末段禮畢之後，各節俱重下，半截蓋始終一于敬而已。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必勿反，躩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無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色貌躩，無辟貌，皆敬君命故也。合參古者兩君相見，必有擯介以傳言，魯君召夫子，使為擯，若不見，則安其常也。以足則躩，如其盤旋者，有所不能進也。其敬于承命之始者，如此。

折肱，大全朱子曰：相禮儀，擯傳言請，不同。○君命當敬而擯相，又國之重事故，尤加敬。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占反，襜赤。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禮整貌，參序賓至門之際，正為擯者傳命之時，夫子拱揖其所與立者，傳君命出，或左其手，傳賓命入，或右其手。則手動而身不與俱動，衣之前後，襜如而整也。

折肱，周禮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賓至，至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為上，擯大夫，承擯士，紹擯實介，如命數。至，擯者承謙也。○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實傳命于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三人然後至，實左相見。○麟士謂子必為次擯，似拘左右手，不過大槩語耳。○按擯介傳時，不正，東鄉，不正，西鄉，當視賓主之前，却得兩箱之而。

其左人則左其手傳君命之出而不敢內者君也揖右人則右其手傳實命之入而不敢外者實也左在手不重凡為揖者皆然重在前後禮如上也此是手動而身容之莊不動下翼如足動而手容之恭不動末節于必復命上見夫子之敬也揖是拱起手而以命付之非如今日之相揖也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析講大全輔氏曰人疾走手易散臂易掉趨進翼如此所謂造次不違也○延實而入擯者從其後趨入以有事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紆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

參大全相見畢賓退就館手君送出門外猶對立以待賓之顧者如此自被命至禮畢動容周旋無不中節非盛德之至者不能也

析講賓退是就館時非辭歸其闕也朱子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國君于列國之卿大人亦如此

入公章全旨

此章前四節是由入門而遷位而升堂漸近于君而敬以漸加末節由出降而沒階而復位漸遠于君而敬亦不懈○胡氏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越近則敬愈加也至于舒氣解頰若少放矣而踧踖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所以存心也可見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君不容敬之至也參序夫子趨朝之時左入公門則肅然想敬但見其曲身而行不敢直遂鞠躬如也說如公門不能容其身者然敬何至也析講鞠躬如也如不容連看是一意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于過反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樞闔之間君出入處也闔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闔右不踐闔諸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闔則不恪

存疑君出入由中門士大夫出入由闔右而不由中門禮也若立是未出入之時常人多忽畧而夫子亦不敢中于門蓋恐當尊而失之僭也闔之所在過而履之近于輕僭而不恪夫子不然蓋恐失度而墜于僇也此時尚未而君而敬謹已至矣

折講饒氏曰中間有闔而兩有樞樞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人相似闔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出左由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右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闔西為右入以闔東為右然雖以右亦不敢正當樞闔之中但挨闔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則立亦不敢當中存疑此二句是入公門之事○古之君門止一君由中行人臣不敢當中出入由兩旁今制為三門人臣出入由東西旁門中門止是君行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立之處所謂寧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參序夫子既至外朝過君門屏間立聽治之位則君雖不在而如君在上其顏色則勃如而色容莊也其足則躩如而足容重也其言語訥訥然似氣不足以出

聲者是過位之敬視入門之時而有加矣析講禮記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向而見曰觀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南曰朝○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寧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門內屏外○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曰寧立之處此是外朝以其為人君聽治之所故又為治朝入則為內朝矣下文攝齊升堂則內朝也所謂門屏者攝小壇于當門以蔽內外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攝齊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握衣使去地人恐躓之

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等氣容肅也
合參夫于既至內朝拜下之禮畢則攝衣前齊以升階至堂
其躬則鞠躬如也盥折而不敢以直遂也至于呼吸之氣亦屏
屏藏有似乎不息者而氣容亦肅矣是

升堂近君其敬視過位之時而愈至矣
祈講升堂或有政事之陳而面奏或有君命之宣而應對也
攝齊鞠躬總身容攝齊則防失容要只一時事也○齊裳
下緝也然則注衣謂裳也對衣則上曰衣下曰裳教則可通
○古者諸侯之堂七丈凡一級使
裳之齊去地天則升階不躡之也

出降一等還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
其位跽踏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等階之級也廷放也
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
也復位階階之餘也此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始稱舒其顏色肅肅者轉而為怡怡之和悅矣由是下盡堂
贊而趨走以就朝班之位若堂上望之復見矣則翼如而
拱也由是復其朝班之位與眾向君而立依舊階階
而趨敬不寧也蓋自入以至出始終一于敬如此

祈講黃氏曰此有五節一入門二過位三升堂四下階五復
位○麟士云出者總詞當一頓謂下堂也不是出公門復位
則仍面君而立○設階翼如行客之敬復位階階正容之敬
此是到末稍復加整頓眾人未稍便微
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意本末

執圭章全旨

此章以聘為王享與觀皆聘中之事論聘以敬為
主容與愉特敬中之和蓋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
非和無以通聘問之情聖人之禮容各當如此

執圭朝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
足蹠蹠如有循勝平聲蹠色六反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圭器
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手與

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踴躍舉足促

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也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合參夫子魯大夫時承君命以聘問鄰國當行禮之時執持

君之命圭以申信則鞠躬如也如不勝其重之象身容何肅

也執之平衡手或微有上下上但如揖而已未常太高而大

之仰下但如授而已未常太卑而夫之俯手容何恭也又其

色勃然而變如臨戰而懼色容何莊也至行動之時舉參前

趾後踵曳地踴躍狹數如有所緣物而不離大地

享禮有容色

勝是一意上下二句又一意○麟士云如不勝是鞠躬意猶

前如不容足鞠躬意也又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

平衡大夫則綬之圭則提之此如揖如授者亦以魯諸侯也

○執圭一節俱指在所在聘之國而方見其君時言此圭是

通信之物見君後即退還使臣執圭一斷下敬著于身于手

於商于足四平看或問命圭曰古諸侯受封大士授之以圭

以為瑞節○節縮如有循緣手中直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廷實

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象序既正行聘禮畢而後以君命獻禮物于鄰國

之君但見夫子有和悅之容色此聘時軌行也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

於鄰國之禮也臯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

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

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實如此

參序享畢又自以私禮見鄰國之君則其色愉愉如

而又加和也和敬兼至各當其可非聖人孰能之

析講蒙引按朱子曰享禮退又以物獻其御本天私親亦及其大臣然此章端主獻其君言禮記註云其君親本其臣不敢私見于至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黃氏曰此章有三節執圭禮之正也享禮稍輕私親又輕矣故容節不同如此

君子章全旨

此章總是衣服之制首二節以色字作主以有嫌與不正相對當暑四節以時字作主以夏葛與冬裘相對去喪一節以備所遺備省所遺省相對羔裘二節以手致其家朝致其親相對總是邪正有辨公私有別寒暑有宜長短有度吉凶有等朝祭有經其動必中則皆聖人化裁之妙用

君子不以紺緹飾

紺古暗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楊赤色齊服也緹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參蒙引君子之衣服必有定制如常服之緣領不以紺與緹二色飾之蓋齊服用紺緹喪服用緹飾故常服不用者所以別嫌疑而重喪祭也

析講紺緹以說別齊喪其說非正色非平色如何可齊喪用之○紺是青赤色楊者淨也如令人楊青也檀弓註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經緹淺絳色○君子朝且長陳潛室曰即孔子做底便是東人合做底故問稱君子聖人以身為教故常者以教法書之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知合參私居之服不以紅紫二色爲之蓋紅紫間色不正且近婦人女子故不服之私居所以大居正而惡疑似也析講此二節是服色之辨○朱子曰齊齒赤印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黝五方之間色也○只重間色不正不重近于婦人女子

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

袷單也葛之精者曰絺纈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絺綌是也

參蒙引當暑者締絡單衣也必先着裏衣表締絡而出之干外蓋暑服宜于輕薄而不宜見體也析講衿締絡衆人所同夫子之異于人也處在必表而出之上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麕研矣反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褐裘欲其相稱參序又有裘羔裘朝服則用緇衣以褐之麕裘聘享之服則用素衣以褐之狐裘祭服則用黃衣以褐之取色之相稱也公服之裘如此

析講衣在裘上而裘之美則褐于外故曰褐然非認褐衣為公服蓋褐衣之外尚有襲衣襲衣之外方有正服也新安陳氏曰裘之上加單衣以祖褐見裘之美故曰褐加今衣重襲于褐衣上以揜蔽其美曰襲○朝覲緇衣取北面之意而尚黑聘用素衣取潔素之義而尚白蜡祭用黃衣取潔上功而尚黃○存疑禮義裘不入公門○玉藻曰裘之褐也見美也○析裘此皆公服故下條言襲裘以別之○羔裘緇衣以褐

之是羔裘緇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下二句亦然大蠟息民人君以成事成熟懷柔群神而祭之謂之大蠟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彙解本支重緇衣素衣黃衣上蓋長與正服皆有定制中間之褐衣在他人或相錯為文夫子必表廉潔

襲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參序襲裘則加長以取溫而稍短右袂以便作事皆從其宜也析講趙氏曰此私語非着之裘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是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襲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合參齊宿致潔必別制為寢衣以防乎襲而寢衣之制則長一身又加半焉以覆足也

析講此條從程入下章新安陳氏曰齊寢不以金
致嚴也半以覆足可寢不可行蓋為齋之寢衣也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參大全引狐貉之厚謂裘也顧麟士曰此上三條冬服之制
之皮毛涉厚者以為燕服其私服之裘如此
析講蒙引狐貉之厚謂裘也顧麟士曰此上三條冬服之制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鵠礪之屬亦皆佩也
參達說服有佩也居喪之時去文就簡非所宜佩若已免喪
乃去凶即吉之時也必玉以象德器以備用無所不佩焉佩
服之用有如此

析講大全蔡氏曰按王藻云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此
明去喪則佩○存疑上藻陳氏註曰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
佩則左右皆玉玉聲銷鳴事佩則左
粉悅右與棊之屬○粉悅扶物之中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

朝祭之服裝用正幅如帷要有裳積而旁無殺縫其
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裳積而有殺縫矣

參大全衣必有裳也朝祭禮服取其方正裳用正幅而人身
之要為小故于兩旁為裳積若非正服之帷裳則不用裳積
而旁有斜殺之殺縫其制上窄下寬腰必殺于下下生
蓋不惟省乎費且以別乎公也此裳服之異其制也

析講裳積即今衣褶也朱子曰帷裳如今之裙是也裳積即
是褶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腰者有殺縫耶○非帷裳是
燕居見賓等服不如朝祭之森嚴故
必殺之其餘若深衣言凡裳皆然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表死

合參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用之于吉故不以弔弔必
變為素服盡其哀死之情也服制之謹于弔者如此
析講折衷此言謹于死之服制○麟士云按曲禮羔裘玄冠

夫子不以手故知此等皆非死論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參折衷夫子賞致仕時雖不在位至每月之朔必朝服以朝
干魯君不以致仕而廢臣禮也服制之謹于朝者又如此
析講服者衣冠冕裳之總名致仕時人多不朝惟夫子謹之
若未致仕時乃常禮自不必記○言謹見君之服制○總見
夫子衣服之制或有所必為或有所不為無不合于禮者

齊必章全旨

此章重四必字見謹齊之意明衣寢衣以潔其體變食以潔其口遷坐以澄其心

齊必有明衣布

齊即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節
參折衷齊必沐浴取其潔也若仍發服几于汚矣故浴
齊必著明衣而衣則以布為之蓋尚其質不尚其華也
析講集註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節○明衣以其致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齊素之心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參集解齊之日必食改常饌居易常處所以敬也可
見夫子之齊一衣服食息之間無不致其謹有如此
析講總註致潔謂明衣寢衣變常謂變食遷坐以盡敬總承之

食不章全旨

此章在不食斷上是飲食之制下是因飲食而傷生故惡其敗至于失節縱欲無不致其謹焉
聖人一念之微莫非天理學者不可以不戒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嗣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羶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盛則能管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合泰飲食所以養生吾夫子則有一飲食而不苟者于食
非必求其精而不厭其精于膾雖非必求其細而不厭其細
食之益于人者聖人所不去也

析講兩不厭無期必于心但遇之而不厭無口腹之欲也○
備考朱子謂精為馨豔與粟同註文云糲米一斛春九十為

糲釋各云糲一斛春八斗糲米也則精豔與矣○禮太傳云
牛與羊魚鼈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鼈而不切
膾為辟雞兔為胾脾皆鼈而切之○內則註細糲
切者為膾大片切者為鼈○首節是善其養生

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

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饘之食音嗣饘於糞
反餲為馮反飪而甚反

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
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
熟之類也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黍大食食饘而傷于熱濕又或餲而味變則不食魚餒于內
而肉敗于外則不食不但既敗則變色而惡臭味變其常而
時未足則不食食之傷于人者聖人不取也

析講大全吳氏曰色惡臭惡質宜棄物朱子曰不時不食漢
詔所謂穿揭萌芽餲之類○達說只係註承未敗言
亦無害失飪生熟並宜亦對而不熟耳○二節成其傷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律續之毋切肉未
嘗不方正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
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

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噴味而苟食耳
參大全夫子凡物必以正若割肉不方正不食飲食各有所
宜醬之為品非一古之制食者使人食某物則用某醬皆有
意義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觸不得之則非特

不備食之亦必有害不食其肉食之不侍如此
析講不正不食異其心之所存也不得不食惡其味之不備
也不得其醬非無醬也用醬各有所宜用以相制非徒調味
而已

禮記內則篇雜記醬齊麥濡魚卵醬官麥用鄭氏讀

為鯉魚子也。以魚子為醬，潘粢醢醬，實麥，魚鱗，芥醬，果腥，醢醬。大令朱子曰：醬非今所謂醬，如肉中數般醬，隨其所用而不同。○三節雖不傷生，亦不苟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嗣，量去聲。

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惟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淡洽而已可也。參太全人之養生，以穀為主，以肉為輔，肉氣勝則滯，穀氣大子不使多肉勝穀食氣者，養生之理當然也。酒以為人合歡，而人之飲量各有不同，也故不預為之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于亂。德亂儀，其飲食之有節如此。析講無量，夫子不自為量也。○大段重不及亂，亦不甚重。無量也，無量與上雖多對不及亂，與上不使勝食氣對。總明飲食之節耳。○四節雖當會當飲者，亦有酌量。○恭覺軒曰：詩中如既醉如賓之初筵，未嘗不言醉，但醉甚至于亂，破儀則為失。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參邢疏：酒不自作，未必精潔，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凡沽者市者皆不食，恐其傷人也。析講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而並言之耳。○五節衛生之暇。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參序：薑味辛，微溫，入脾，去寒，通神明，故每食者設而下飲。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食心也。參稟解：凡食不太多，而適其性。析講：麟士云：此條諸家俱不承薑，第六七節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養生之局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祭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衰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殺耳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若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寧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參太全夫子每食雖蔬食菜羹之薄者亦必祭祭必齊如蓋無不祭之食無不敬之祭也其每食有重本之誠如此合而觀之聖人飲食之節無不中禮不惟可以養生亦可以養德何莫非道之所在歟

席不章全旨

言聖人心安於正，即一坐一立，亦不苟要，見細行必務意。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參序：夫子隨在，必以正。若席或偏，向不正，則不坐。雖小不苟也。

析講：席依戶牖而設，與官室相向。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此以方為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說本燕禮及大射禮。大舍葉氏曰：輔慶源曰：形于外者，雖小不正，不處。則存于中者密矣。

鄉人章全旨

上節尊高年，下節重古禮。居鄉之事，皆行之以敬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參：大，全。夫子與鄉人飲酒，其時少長咸集，必待年老而杖者出。夫子斯隨之，而出矣。不敢先，亦不敢後。蓋鄉黨尚齒，故其出視老者為節也。析講：禮，王制：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麟士云：此鄉人飲酒，與鄉飲酒，禮無預世，誤又耳。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乃多反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合參：古者季冬，王命入大儺，以逐邪疫之氣。禮雖古，而近于戲。夫子以為鄉人為我，而我儺我，則主人不可慢也。于是朝服而立於東階之位，以待之。蓋致其誠敬，一以尊王命，一以盡主道也。析講：朝服，乃當時有官者之常服，非如今制之大慶賀朝服也。麟士云：或只如今人言公服。上條鄉人飲酒，句亦嘗說有聖人在內也。大全：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

位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離以索室殿疫○備考月
令季春命國離九門傑禘以異春氣仲秋天子乃離以達秋
氣季冬命有司大雩勞陳出土牛以送寒氣謂之大雩者下
及民庶皆得離也○按季春之離天子諸侯得為之仲秋之
離惟天子得為之此則季冬之大雩也翼註近于戲三字不
虛蓋其事近戲却以嚴肅臨之方見聖人不褻視古禮處

問人章全旨

此章以交道為主上節重拜送下
節重拜受及直言上而謹疾意輕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合參天子所交之人或遠在他邦遣使問之則于使者之行再
拜而送之如親見其友之敬焉其誠意之見于遣使者如此
析講大全輔氏曰使者所以將我之命
往見其人拜而送之則如親見其人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莊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
人之賜故嘗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
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
必告之面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合參夫子有疾康子使人饋夫子以藥夫子則拜而受之以
盡受賜之禮復以直告曰丘尚未達藥性之所宜果合吾疾
否故不敢先嘗耳其誠意之見于受饋者如此
析講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
則嘗而拜之○直告之則我意達于彼而彼心亦不惑于我
雖不飲而亦不虛其賜矣謹疾不係與人交事不重○不可
說大夫有賜于士益康子特孔子
以大夫告老矣故註以交道言

廐焚章全旨

即此可見仁民愛物之有別要知退朝
倉卒之間便有貴賤低昂所以為聖人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
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參集解孔子之家牧馬之廐焚子友自君之朝退而來歸始

聞之時即問曰傷人乎而不問焉未暇及也蓋仁民愛物唯
夫子不忍之本心而一時惻隱之發則于人切而于物緩此
可以見聖人用愛之本心矣夫豈作意而為之哉
析講不問馬一句記者之言也刑氏曰孔子家既也以退朝
知之蒙引畢竟亦問到馬只是初聞既焚時獨問人而不及
焉適出常情之外此門人所以謹記之也

君賜章全旨

首節受賜之禮次節侍食之禮三節承君視疾之
禮四節承君召之禮總見夫子為臣止敬而足
立臣道之極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
賜生必畜之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除嘗
以頌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祭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
惠無故不敢殺也

令參夫子事君蓋無在不盡禮焉如君或賜之以熟食則必
正其席而一一先嘗之如對君焉然後以其餘頒賜家人所

以敬君賜也君或賜以生腥之肉必熟之而薦于祖考尊其
君因尊及于吾之親所以榮君賜也君或賜之以生牲必齋
養之以待祭祀之用愛其君因愛及其君之物

所以仁君之惠也夫子受君之賜其禮有如此
析講或問不正不坐豈必賜食而後正之朱子曰至此又正
以為禮也豈先為不正之席至此而後正之哉蓋敬慎之至

耳○饒氏曰賜食當先奉親子先嘗之時已也○曲禮曰
餽餘不祭蒙引只云先嘗便知其不

以薦祖考而所嘗之餘即以頒賜矣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
晚反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與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
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參序夫子侍君之側而君或賜之食時君祭先代造食者則
已但先飯若為君嘗食者然蓋避客禮而以膳夫嘗食之禮

自處也是侍君之食其禮有如此
析講邢疏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
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

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是非客之禮也禮注云王日一舉者殺牲盛饌日舉每日常一舉盛饌也膳夫授祭者飲食必祭投王所祭之物也品嘗食者每品物皆先嘗之示無毒也王乃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卧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敷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折講輔慶源曰一息尚存不敢廢禮况有疾而君視之乎加朝服拖紳禮之變也亦禮之宜也然亦必病不能支方可如此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參序夫子為大夫時君有事以命召之則不待駕車而先往也

折講王藻云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候在外不俟車註官謂朝庭治事處也外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故云履在外遠故云車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章全旨

此章以義為主上節是義重而生死不上下節是義重而財利為輕義所償項不可辭義所償受不必拜總見夫子立友道之極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殯

參木全夫子于所交之友不幸而死或別無族屬窮親以其其友是無所依歸也子即自任曰此皆于我乎殯歿之生同道而死相恤其處友之變而能盡義如此

折講胡氏曰此節獨記曰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未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而不曰葬則其親在遠必計告之未及故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祭序朋友之饋我者雖車馬之重非祭肉比皆受之而不拜其處友之交際而合義如此

析講邢疏此輕財重祭之禮也○麟士云大意只重車馬不拜祭肉取相形說耳○祭肉必拜者敬友之祖考不殺物之薄而廢禮也車馬不拜者朋友有交際之常不因物之重而過禮也合禮處便是義

寢不章全旨

首節一句是敬以處已見齊衰至有盛饌數句是敬以待人迅雷是敬以賞天都要見容貌之變然其變也乃所以不失其賞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祭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天是也合參夫子盛德之至發乎容貌有隨時不同者寢所以休也

易於放肆致氣散而神不聚夫子則惰氣不形未嘗偃卧也尸焉居所以自如必事乎儀容則體拘而神不舒夫子則齊容閒適自無事于容儀焉夫子容貌之變見于處已者如此析講聖人德盛仁熟雖寢與居自有常則也○不尸如不羸也不容不拘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黻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條參序子見有喪而服齊衰者雖所素親狎之人必為改變其常容况非狎者乎見冕而有黻者與贊而不成人者雖在齊衰之地亦必相加以禮貌况非褻見者乎蓋哀喪尊嚴於不成人之心之自然而然也

析講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心也雖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謂素相比者也○狎以人言褻以地言變只改舊容有驚哀之意以貌則加敬矣蒙引變謂燕見非公所禮

法之場及稱人廣衆之中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合參夫子在車時遇凶服者則式之蓋凶服者乃人子之大變而夫子哀其所可哀耳有負持邦國圖籍者過必式之蓋版籍乃民數之所在爲王者之天而夫子特重其所當重耳析講周禮秋官司民掌籍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男子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歲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邢疏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爲敬名達說凶服卽上齊衰重言刊者此指在車時也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合參人有設盛饌以進者子必改容而起蓋因其物可以知其禮之隆故致敬以答其禮非徒以其饌也是容貌之變見于待人者如此

析講陳氏曰若不敢嘗也怕然當之則爲不敬不知禮矣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參序時平天有迅雷烈風以作于上子必改容容敬天之怒也是容貌之變見于敬天者如此析講大全王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自察于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于國士庶人當自察于身恐懼修省何可已哉存疑此敬天之怒非驚懼失次也

升車章全旨

上節有敬容下節無肆容

升車必正立執綬

緩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綬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合參當升車之初必正立以執綬而升焉夫升車執綬所有事也而立未必正則常人不免也夫不則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如此非敬德之容所著乎

析講勝士云總註記孔子升車之容則正立執綬已指在車時非但言方升也○劉上玉曰屈下節車中二字即如初升未嘗不立者立下車下執綬以升于車上也存疑重在正立上重執綬與肅恭正不坐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數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參序夫子既在車中時首不回顧口不疾言手不親指既不失常又不惑人也

析講集解包曰前視不通衡軻窺視不遇軻轂○大舍陳氏曰大夫得乘車觀瞻所係夫子謹之非勉而能蓋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其見于乘車者如此王觀濤曰不內顧顧者直視不疾言口容靜不親指手容恭只重不失容上惑人帶說

色斯舉矣

通章重一時字色舉舉即得時處三嗅而作即時舉而舉意也記此於鄉黨之末蓋以孔子聖之時所契無非時也斯字而後字重斯舉去之速也是見幾之智而後集就之遲也是知止之明下節証上節見鳥始終識去就之時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參序見人之顏色不善斯飛舉而速去矣必回翔審視擇可止之地而後下集物能見幾如此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二嗅而作

又居勇反嗅語又反○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其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臯氏曰石經嗅作憂謂雉鳴也劉轉君曰嗅當作臭古關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

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疑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參太全夫子見雉如此遂發嘆曰此山橋中之雌雉信得其
 時哉信得其時哉蓋謂時當飛而飛時當下而下咸合其宜
 也此時子路在側共而向之若有取之之意雉乃三鳴而起
 焉此正色斯舉矣之正訓也唯下禽耳去就猶
 得其時如此君子之去就何可不得其時哉
 析講色舉翔集即謂雉也若後山樂雌雉句冠于章首則
 意尤明矣○按首二句指雉不當作凡鳥字又不可徑講雉
 則當劈空懸議緊緊注下文字靈奇

論語卷之五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